

【原乡切片】

# 超然台上的苏轼

□荆培青

在苏轼离开密州九百多年以后,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,我驱车来到古密州治所所在地,也就是现在的诸城市,登上了被苏学界誉为“天下第一台”的超然台。

苏轼的到来,让密州古城拥有了超然台。现在的超然台,处在城市的中心,是2007年在原址边重建的,高大有气势,是展示和研究苏轼在密州工作、生活、文学创作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时间回溯到宋熙宁七年,苏轼从杭州来到山东密州任知州,在近一年卓有成效的地方治理后,开始修葺一处残破的土台,土台是北魏时期建造的,位于州所西北的一段城墙,修好后,苏轼“时相与登览,放意肆志焉”。

此土台原无名字,苏轼写信请其弟苏辙命名,知兄莫若弟,苏辙就写了一篇《超然台赋》作为回信,序文中说:“天下之士,奔走于是非之场,浮沉于荣辱之海,器然尽力而忘反,亦莫自知也。而达者哀之。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

故邪?老子曰:‘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。’尝试以‘超然’命之,可乎?”老子说过,即使身处繁华的景象,也可以选择一种闲适的生活态度,保持内心的超然。苏轼欣然,亲笔在台上题写了“超然台”三个大字。

苏轼果然是“超然”的。他在随后的《超然台记》一文中写道:“余自钱塘移守胶西,释舟楫之安,而服车马之劳;去雕墙之美,而蔽采椽之居;背湖山之观,而适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,岁比不登,盗贼满野,狱讼充斥;而斋厨索然,日食杞菊。”从歌舞升平、繁华之地的杭州,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密州,他说自己是快乐的,不信你看我现在面貌体丰,头发白的都变黑了。我为啥这样?是因为自己“盖游于物之外也”,我超然于物外,不为追求物质的享用所累,这就是快乐的源泉。这确实是苏轼!

苏轼只能是“超然”的。苏轼生性放达,为人率真,仕途的坎坷与怀才不得施展的人生际遇,只能让这个“有笔头千字,胸中万

卷,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”的理想青年,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。

不管主动还是被动,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这里他主政一方,在有限的职责范围内展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,颇有政绩,为当地民众所称赞。同时地域、民风、政治经济和人生际遇也触发了他的深度思考,他的思想也在转变,这些都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机。据统计,在密州期间,苏轼创作诗127首、词21首,文章写了64篇,从“春未老,风细柳斜斜”的婉约,写到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豪放,题材更宽广,风格有了变化,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转型、成熟、巅峰期,也是思想认识的形成期。所有这些,或许都是因为有了一座“超然台”。

毋庸置疑,超然台的建成,成为苏轼在密州的重要精神家园和



文学创作活动场所。在这里或瞩目远眺,或举杯邀月,或文友唱和,他发出了“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的慨叹,表明了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的态度;在这里他“把酒问青天”,写出了被誉为“千古第一中秋词”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以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;在这里他悼念亡妻,写出了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的词句,凄美的语言包含着深挚的情感。在这里,他创作出了许多闪耀千古的名篇,超然台也因此成为密州一张耀眼的名片,也成为北宋时代的

文学高地。

我逡巡在超然台上,看见有大量的诗词文章、墨迹刻石,除了苏轼本人创作的,其余都是后人来此瞻仰、凭吊苏轼所写的诗文,内里充满着对他的敬仰和赞美之情。我看着远处,回想他在这里灭蝗缉盗、祈雨常山、兴修雩泉、筑堤扶淇、收养弃婴的政绩,品味他兴教化、文载道、诗词明志赋情的阔大情怀。我走下超然台,回望着“超然台”三个大字,心想:那时苏轼站在超然台上,应该也一定是他的高光时刻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协会会员)

## 蒸出来的春味

□宋开峰

家乡的春天是随着柳絮和蒸汽一道醒来的。

卫运河两岸的盐碱地刚褪了霜色,心急的柳枝已经憋出青疙瘩。这时节,家家灶屋的蒸锅总不得闲,竹篾编的笼屉挨挤摞着,白烟从屋檐底下钻出来,融进漫天的柳絮杨花里。

“二月二,龙抬头,蒸笼盖子掀云头。”奶奶抖开专用的蓝布围裙,把洗净的榆钱儿码进笸箩,身子像经年的柳树般微微倾斜。灶膛里的棉秸噼啪作响,火光映在土墙上忽明忽暗。那时候,我总爱蹲在风箱旁添柴。铁锅里的水咕嘟嘟翻着泡,奶奶把发好的杂粮面团拍成圆饼,榆钱儿密密匝匝嵌进去,像是给月亮镶了圈翡翠边儿。笼屉升起第一缕白烟时,外头响起了货郎的拨浪鼓,叮咚声撞碎在蒸汽里,惊得檐下的雀扑棱棱飞起,翅膀尖儿扫落了院中的几片榆钱。

家乡人喜欢蒸。每逢婚庆喜事、重大节日,以十大碗上桌最为排面,黄焖鸡、余丸子、米粉肉、甜饭、高丽肉、虎皮鸡蛋、粉蒸排骨、蒸鸡、蒸鱼……在传统鲁西北人眼中,蒸碗是招待贵客才能用的,在主家能吃到十大碗,说明客人十分受重视。当然,家乡人蒸的还有馒头、窝头、地瓜等等,品类繁多。而蒸这种习俗在冬天和初春尤为瞩目,一来那时与农村土灶相连的大多是土炕,土炕也是庄户人最传统、最仰仗的取暖工具。过去农村的冬天特别冷,而蒸食既使大家享受到一顿热乎乎的饭菜,又可以帮助全家取暖,可谓一举多得。于是,家家户户,一到饭点,炊烟袅袅,别有一番风韵。

家乡为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冲击平原,沙性大,碱性也大,土地相对贫瘠,但偏偏适于野菜和榆槐等树木生

长,于是,当风还裹着黄河故道的冷硬,灰扑扑的田埂上已冒出一点点新绿——荠菜顶着冰碴子展叶,麦菜从麦苗缝里钻尖,榆树上那一簇簇绿得醉人的榆钱,还有老槐树上那一串串沁人心脾、雪白透亮的槐花,这方水土的野菜最懂农人的肠胃。

这时候的孩子也开始活跃了起来。荠菜性子急,刚化冻就拱土。叶片还沾着霜色,根茎已蓄满甜浆。老人说“春来荠菜赛金丹”,倒不全为养生,实在是那时的荠菜团子确是农人解决温饱的主角。外西侧的老榆树林最先挂满一串串绿得醉人的榆钱,孩子们举着绑了镰刀的长竿,专拣鲜嫩的骨朵儿搂。槐花终于开了,孩子们带着小篮子和钩子,穿梭在树林间。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,白得像雪,风一吹,便散发出清甜的香气,引得蜜蜂嗡嗡地在花间忙碌。采摘槐花可得小心,那细细的枝干上布满了尖刺,一不小心就会被扎到,但我们这些孩子可并不在意,眼里只有那香甜的槐花。

蒸锅不断地冒着白烟。槐花和荠菜团子、柳芽饽饽、地丁菜包子……春日的野味挨个在笼屉里走一遭,连空气都变得糯叽叽的。外乡人说我们这儿的人走路都带炊烟味儿。

如今的老屋、土灶早已难见,可每逢榆钱泛青的时节,我总觉得钢筋水泥的楼缝里会钻出几缕蒸汽,带着槐花香和麦芽甜,在玻璃幕墙上描绘出故乡的轮廓。

日前,去乡下农村普惠服务点走访调研,回来的路上,意外在集市路边发现了一个卖野生菜团子的摊位,看着卖家那淳朴憨厚的笑容,那一个个刚出锅的熟黄中泛青的菜团,还有熟悉的蒸笼,嗅着混着柴火味儿的野菜香味,我忽然一下子就湿了眼眶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经济师,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,德州市作协会员)

## 弥水之滨话先贤

□李守亭

春天的寿光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,微风轻拂,阳光明媚,让人感受到草木萌发的气息。

沿着弥河西岸平坦的步道前行,我穿过张建桥底,顿时豁然开朗,视野和心境也随之宽广愉悦起来。

这是河岸与堤坝之间的河滩地带,二十多年前建设了颇具异域风情的欧洲村,因弥河行洪安全和城市功能提升需要,近年来对这里进行彻底改造,成为弥水清风主题公园。

这处公园,从寿光的历史长河中,撷取了一朵朵闪光的浪花,呈现于世人面前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矗立于石碑南侧的“三圣”文化浮雕。最西边是“仓颉造字,启民以智”主题浮雕,融合了黄帝、仓颉以及水草、鸟兽、文字等元素。黄帝史官仓颉,披发长须,四目炯炯,手持造字工具,观天象、察山川及鸟兽之迹,仿其形象创造文学,除结绳记事之弊,开创文明之基,因而被尊奉为“文祖”。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、启圣亭、仓颉双井等遗迹。为纪念仓颉,寿光主城区现称圣城街道,并建有“仓圣公园”“仓颉书院”“仓颉汉字艺术馆”“文圣书房”等。2021年,“仓颉造字”的传说入选省级非遗名录。

往东是“夙沙煮海,惠民以利”主题浮雕,生动再现了夙沙氏手持工具带领人们“煮海为盐”的场景。夙沙氏

是居住在山东沿海的夙沙部落首领,因其最早“煮海为盐”,被尊为“盐圣”,是世界海盐生产的创始人。千百年来,寿光一直引领全国海盐产业发展方向,被命名为“中国海盐之都”,“寿光卤水制盐技艺”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,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群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沿甬路东行数步,北侧是“农圣著书,安民以术”主题浮雕,正中是农圣贾思勰伏案著述《齐民要术》的画面,两侧描绘了寿光人民收获粮果蔬菜、载歌载舞喜庆丰收的欢欣场景。浮雕左侧镌刻有这样的文字:贾思勰,寿光人,北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,曾任高阳郡太守。他知识渊博,所著《齐民要术》是世界上现存最早、最完整、最系统的农业全书,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”……

寿光人杰地灵,不仅有“三圣”,还英才辈出,灿若星辰。弥河流域曾涌现一大批历史人物,有社稷重臣,也有文苑精英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,无不彰显出寿光深厚的人文底蕴,灿烂的历史文化,多彩的乡土风情。

我沿着步道向南,与静谧流淌的弥河逆向而行,仿佛穿越岁月长河,转换历史时空,在世事变迁的烟云中,与一位位先贤大儒邂逅于弥水之滨,古今对话,既恍如隔世,又触手可及。

我看到的第一组寿光历史人物塑像,南北两人,一立一坐。南为公孙弘,但见他巍

然站立,手持笏板,一副进言奏事的样子。公孙弘,字季,齐地淄川国(今寿光)人。他布衣封侯,官拜丞相,为西汉名臣。他清廉节俭,为当时百官典范。北为徐干坐像,左手持竹简,铺展胸前,右手握笔,正静气凝思,接下来便会文思泉涌……徐干字伟长,三国时期北海郡(今寿光)人,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曹丕评价徐干“独怀文抱质,恬淡寡欲,有箕山之志,可谓彬彬君子者矣”。

往南再看第二组人物,北面这位身佩长剑、挥舞右臂之士,远眺弥河,目光炯炯,正是名相王猛,字景略,东晋北海郡剧县(今寿光)人。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,辅佐苻坚扫平群雄,统一北方,被称作“功盖诸葛第一人”。南面是刘珝,字叔温,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,明正统十三年进士。官至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,后世称为“刘阁老”。他倡行仁政,持廉秉公,上疏皇帝斥奸佞亲贤臣,选拔官员注重贤能品德。

接下来的还有两组人物,一组为魏琯与赵鉴,一组为董思恭与李封,这里不再细表。

望着清清河水,我不禁想,如果这些先贤穿越历史的烟云,现身弥河之滨,凭栏临风,目睹今日之弥水胜境、菜乡盛景,该会生发怎样的感慨?

(本文作者为高级编辑,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